

清史稿藝文志拾遺

顧建龍著

王紹曾主編

清史稿藝文志拾遺
(上)

中華書局

王紹曾主編

清史稿藝文志拾遺
(下)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史稿藝文志拾遺/王紹曾主編. —北京: 中華書局,
2000

ISBN 7-101-01364-3

I.清… II.王… III.圖書目錄: 補充目錄-中國
-清代 IV.Z812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0)第71577號

清史稿藝文志拾遺

(全 三 冊)

王 紹 曾 主 編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廠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132¹/₄·印張·2858千字

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00冊 定價: 238.00 元

ISBN 7-101-01364-3/K·593

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編委會

主 編 王紹曾

副主編 杜澤遜

編 委 (按姓氏筆畫)

王承略 (常務)

李艷秋

沙嘉孫

苗同圃

張長華

劉心明 (常務)

劉澤民

魯 軍

顧序

清儒金榜嘗謂「不通《漢藝文志》不可以讀天下書，藝文志者，學問之眉目，著述之門戶也」，洵爲心得之言。孟堅《漢志》固以劉氏《七略》爲本，剖析條流，辨明學術，沾溉藝林，歷久彌彰。《漢志》以下，隋唐宋明清諸史，均有藝文經籍志。清初以還，更有黃虞稷、錢大昕、盧文弨、姚振宗諸家，鉤沉探賸，拾遺補闕。於是秦漢以來賢達著作，幾無不在冊，此誠金氏所謂著述之門戶也。史志目錄以《清史稿藝文志》最後出，登錄清人著述九千餘種，可謂夥頤沉沉。唯清代學術文化盛極一時，著述之豐，遠邁前修，而宏篇大作未見著錄者難以悉數。五十年代，武作成先生作《清史稿藝文志補編》，增益逾萬種，用力不可謂不勤。但揆以清人著述，仍相去甚遠。吾人欲窺清代著述之全貌，並進而窮清代學術文化之流變，則尚有待焉。一九八三年，吾友王紹曾先生創議編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，欲使一代史志臻於完備，以爲異日重編《清史藝文志》之張本，且以編例及徵引書目就商於余。余深感其用心之苦、用意之深，而期以有成。嗣後紹曾來書，每言及《拾遺》事，余輒爲之解頤。十年以來，紹曾不辭艱辛，躬與其役，並得杜澤遜、劉心明、王承略等同志之助，經史子集叢各部終於次第殺青。不特公私名簿采錄殆遍，著錄之有歧異者亦多所辨正。全書網羅清人著述爲《清史稿藝文志》及武氏《補編》所未收者，竟達五萬四千餘種，以類相從，釐然有緒，且各著版本，兼明出處，元元本本，得未曾有。紹曾早歲就讀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，從唐蔚

芝、錢子泉兩先生遊，嘗以《目錄學分類論》爲兩先生所激賞。旋從張菊生先生助校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於版本校讎之學獲益最深。今以耄耄之年成此巨著，其精勤堅韌，殆有過於常人者。近年學界有《續修四庫全書》之舉，紹曾此書，正可取資，是則紹曾始料不及者。目錄之有功於學術文化，蓋難以一二語盡之也。是爲序。公元一九九四年十月願廷龍，時年九十有一。

程 序

王西莊云：「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」斯言誠是矣。其要若此，則編撰目錄者，非具過人之才之學之識，不易爲功，殆可知也。史志括囊一代文獻，正史中或有或無，其有遺闕，清儒及時賢頗事增補，用意殊美，獨清人著述之多，遠邁前祀，卷帙既夥，檢括爲難。自吳士鑒、朱師轍等輯《清史稿藝文志》，續之者亦數家，然皆多所漏畧，不饜衆望，學者憾焉。吾友王紹曾先生早歲從張菊生元濟遊，能傳其業，類宗賢之弘通，慕袁遺之老學，遂乃與友生遍索羣籍之未嘗見於朱師轍、武作成、彭國棟諸家之作者，爲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一書，凡所著錄五萬餘種，合三家之所得而倍之，於是清人傳世諸籍得以畧備，雖時值右文，得道多助，然非紹曾之好古敏求，鍥而不舍，又未必底於成也。

余少好校讐之學，而性耽涉獵，中更世變，迄老無成，近年始與門人徐君有富撰《校讐廣義》四編，聊爲諸生之從事版本、校勘、目錄、典藏之學者畧指門徑，而汲深綆短，所爲遠不及其所欲爲，雖紹曾獨不鄙其俗薄，然余以之校量所爲《拾遺》，則如小巫之見大巫，不能無終身弗如之歎，神氣索然之感。縱紹曾憐余頻年衰病，學殖荒落，欲引而進之，俾兩書爲桴鼓之應，余亦安敢諾之哉！辛未霜降，程千帆謹序。

王序

晚清改學制，科目增繁，業師頻替。聞鐘急退，逢暑長休。師徒邂逅，疏慢若路人。憂國者僉謂古道式微，經史詞章，將掃地盡矣。顧百年來新學興而舊學未盡廢，何也？治學之要，在得其師，悟其道，濟之以精勤，守之以誠信。學制改，於我何與焉。吾鄉王紹曾先生，聰敏好學。未弱冠，應特考，入鄰邑無錫國學專修館。館長太倉唐蔚芝先生，以三禮宿儒，講學東南。紹曾援疑質理，猶書院之師課焉。業竟，校書上海商務印書館之涵芬樓。樓藏歷代精鈔佳槧。搜求、典藏、讎校、選印，海鹽張菊生先生總其事。紹曾侍坐，追隨左右勿稍懈，久而盡傳其目錄校勘之學。凡版本源流，字句衍奪，雖纖介，務還其真。嘗病《清史稿》與役諸公，心懷苟且，書成倉卒。《藝文志》才四卷，疏畧特甚。後人雖事增補，掛漏仍繁。乃毅然率友生，蒐訪海內外公私名簿，採錄殆遍。版刻可稽者，直書勿遺。著錄歧異者，考辨求是。窮十餘年之力，得書五萬多種，視原志五倍之，其精勤蓋若是。衡曰《拾遺》，特遜辭耳，非實錄也。初，紹曾名既著，受聘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。公退之暇，作《近代出版家張元濟》以寄懷，都十萬餘言。菊生先生遺著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》百數十巨冊，按百數十巨冊，乃菊生先生原辭，畢生精力所萃也，爲北京中華書局所假。海內多故，塵封十年。紹曾懼其日久泯滅而無可稽也，乃與顧起潛先生奮然連袂，奔走籲求，卒獲殘稿，將校刊公諸世。紹曾所以報先生者，誠也，信也，舊日經生之素抱也，今得諸新學中人矣。邑儒鄧

藝風先生，受知張孝達制軍，輯《書目答問》四卷酬之。長京師、江南圖書館，兩館藏書，遂富峙南北，而天下士，咸奉先生爲目錄學泰斗。先生歿，七十餘年矣。予維紹曾學術行義，步趨先達，揚烈鄉賢，洵足匡俗而範世。自顧丁卯違井里，羈旅他鄉。塔影繫懷城西興國宋塔○，濤雷驚夢城北濱大江。黃楊厄閏，白首遲歸。隔牆適園南城文昌巷陳氏適園前廡，曾祖王母舊閨也，昆鄰吾家。闢側門，利出入。園有泉石亭榭之勝，珍木香草，敷植雅麗，有聲江淮。予童年游釣地也○，廊臺陂池當無恙。獨不審藤蘿竹樹，榮枯脩短奚如耳，謹序。壬申五月朔，江陰王伊同。

胡道靜先生來書

紹曾吾兄鈞鑒：

敬奉國慶前夕手教，拜悉尊況清佳，著述日豐，爲慰爲頌。吾

兄篤志續補《清史稿藝文志》，既爲目錄學上大盛事，亦有清一代文獻括存之大業也。撰著之富，封建時代以清代爲造峯極頂，然竭式之、少演諸位前輩之力，不能盡其端倪，卽武作成《補編》，亦是補而未備，所失者多，是以學術文化界有文獻不足之歎。洎吾兄四部稿藏，始能彌此憾矣。就成因目錄學言，明清兩史及諸家補前史藝文志，均屬爲一代著作編目而作，異乎漢、隋、唐、宋史志。彼之成目，乃爲紀錄一代國藏圖書而作也。于是有檢于一代著述者，必有求于前項成因之書目。弟嘗求清代科技著作若《康熙幾暇格物編》、《浦柳農咨》之類于《清史稿藝文志》而不獲，久亦感志之必須再補。故于吾兄規製，欽企備至也。

謹祝

軀筆雙健，宏業早竣！

弟胡道靜拜上一九八九·一〇·七。

前言

「藝文志」爲歷代史志之重要組成部分，自班固《漢書藝文志》開創此體以來，《隋書》、《兩唐書》、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及《清史稿》咸有藝文志（或稱經籍志）。全史中無藝文志者，自清初黃虞稷、杭世駿、厲鶚、盧文弨、錢大昕、錢大昭以迄晚近丁國鈞、聶崇岐等，已先後撰爲補志。其原有諸志著錄疏漏舛訛者，宋王應麟、清章宗源、姚振宗輩亦有所訂補，與全史中藝文志相輔而行。我國歷代學術文化發展，自此始有脈絡可尋，而一代藏書與著述之盛，亦得涉其崖略。其裨益於學術文化史之研究者至深且鉅。顧《漢志》以下諸志，前人論其得失者衆矣。《隋志》出魏徵之手，爲現存四部目錄之權輿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謂其「編次無法」，「在十志中爲最下」。後晉修《唐書經籍志》，係據毋煗《古今書錄》成書，開元以後二百年唐人著述，缺而不載，貽人口舌。元修《宋志》，以宋代國史藝文志爲藍本，在史志目錄中最稱蕪雜，重複譌誤之多，尤指不勝屈。清張廷玉據王鴻緒《明史稿藝文志》成《明史藝文志》，體例一仍王稿，去前代之陳編，紀一朝之著述，實爲《清史稿藝文志》斷代著錄之張本。惟一代藝文，採摭未備，凡卷數莫考，疑信未定者，未能詳徵博稽，悉行摒棄，而王稿小注，復妄加刪削。是則《明志》亦未可妄加贊譽。足見歷代藝文志，雖出自通人之手，猶不能免于物議，況其下焉者乎。蓋目錄校讎之學，非徒甲乙部次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章學誠嘗慨乎言之，若非向、歆之徒，不足以語此也。

《清史稿藝文志》（以下簡稱《志稿》）爲《清史稿》十六志之一。該志擬修於一九一四年，完成於一九二七年。先經吳綱齋編成長編九冊，章式之按四部分類，復由朱少濱整理改編定稿。凡著錄清代著述九千六百三十三部，十三萬八千零七十八卷。較之《明志》著錄明人著述四千六百三十三部，固已倍而上之。然清代爲我國封建社會學術文化鼎盛時期，舉凡羣經諸子、文字聲韻、歷史輿地、醫學天算、目錄金石、文學藝術，均凌駕前人。清儒又勤於撰述，鴻編鉅製，不可勝數，有力者復舉以付諸剞劂，流傳益廣。自道光之初，以迄晚清，泰西石印、影印、鉛印諸法，相繼傳入我國，印刷技藝愈精，昔日窮年累月不獲刊一書，今則化身千百，指日立就。學者既得人手一編，潛心考索，讀書之風愈熾而著述愈富。版本寔多，校讎之學因盛。續學方聞之士多能比勘異文，掃去魚豕，一意正訛補闕，自來不能通釋之典籍，因之復顯于世。咸同而後，西學東漸，政經技藝新書及西方小說，有如百舸爭流，競相譯述。此誠湘鄉曾氏所謂「書籍之浩浩，著述之多若江海，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」。其未刊之稿本、抄本及流失海外者尚不與焉。故《志稿》著錄清人著述雖近萬種，實不足以窺一代著作之盛。

《清史稿》刊行於一九二八年，有關內本與關外本之別。關外本爲金梁私自改動，《志稿》亦未能幸免。《清史稿》刊印後，《志稿》曾據關內本單行排印問世。一九二九年，目錄學家范希曾嘗評《志稿》有體例之失，有斷限之失，有墨守史志舊例不知變通之失，有弗考注版本之失，有收此失彼，討究未核之失。其他小小疏誤，觸處皆是。有書名誤、卷數誤、撰人誤者，有以明初人書誤作清人書者，有以外國人書誤作國人書者，有一書而重複著錄者，有同書異名誤爲二書者，有諸書已散見各類復列書之總名者。更有重複

著錄至一再以上者。至于門類出入，有界劃不清者，有部居舛誤者，有次序錯亂欠考者。凡此之類，不一而足。其尤甚者，則爲脫漏。范氏嘗申論之：「夫一代之書，求其一一著錄無遺，本非勢之可。歷代藝文經籍志，俱選目而非全目。俗陋劣下之書衆矣，焉可盡載。惟不應遺而竟遺者，斯爲脫漏。康有爲、楊守敬書，一無所載，脫漏也。王闓運、繆荃孫各載一書，亦脫漏也。一人所著，收其次要者，而最要者反遺去，如姚際恒收其《古今僞書考》、《好古堂書目》，而未收其《詩經通論》，則尤屬脫漏矣。」他如曾釗《虞氏易義箋》九卷，皮錫瑞《尚書大傳疏證》七卷，朱珔《說文借字義證》二十八卷，顧棟高《王荊公年譜》五卷，《司馬溫公年譜》十卷，姚鼐《惜抱軒書錄》四卷，孫詒讓《溫州經籍志》三十六卷，陳本禮《屈辭精義》六卷，斯皆爲當世所重，並非稀見之書，脫漏至此，不免令人驚訝。綜觀范氏所云，絕非刻意求疵，確爲實事求是之論。然《志稿》之脫漏，范氏不過略舉一二，猶未盡千百中之什一也。范氏原擬撰《清經籍志》十二卷，附《存疑》二卷，備列版本類敘，以供異日編定本《清史》者之參證。惜英年早世，有志未遂，學者憾焉。其後武作成編爲《清史稿藝文志補編》（以下簡稱《補編》），增補清人著述一萬零四百三十八部，用力不可謂不勤。但《志稿》、《補編》相加，亦僅二萬零七十一部，較之清人實有著述，仍相去甚遠。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間，商務印書館編印《十史藝文經籍志》，以《清史稿藝文志》及《補編》爲之殿，並已打成紙型，嗣因調整出版專業分工，迄未付印。逮商務印書館將紙型轉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二年《補編》始爲讀者所寓目。一九六八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彭國棟《重修清史藝文志》。其書以《志稿》爲基礎，復據臺灣現藏公私簿錄加以增補。凡著錄清人著述一萬八千零五十九部。除《志稿》原著錄之數外，實增補八千四百二十六

部。就其數量而言，尚不及《補編》之數，於以見增補之不易。《志稿》、《補編》、《重修清史藝文志》之共同缺點，咸不記注版本。此雖自來史志之舊例，不足深責。然不有版本，其書之或存或亡，已刊未刊，稿本抄本，現存何許，均將無從稽考。且乾嘉而還，版本之學，已以附庸蔚爲大國，私家藏書簿錄記注版本者無慮數十家，章式之出入于吾鄉繆藝風之門，以後學自居，編纂《志稿》，時有請益，豈有不知版刻之重要。奈章氏忽之於前，據顧起潛先生云：章氏原擬加注版本，而館中主事者以爲非歷代史志通例，遂罷。朱少濱亦不加措意。《補編》、《重修清史藝文志》均步武《志稿》而無所發明。此則不能不喟然長歎者也。

竊嘗論之，《志稿》脫漏大量清人著述，究厥原因，約有四端：一曰出於主稿者之偏見，取捨由己，不予甄錄。以《四庫總目》存目之書爲例。《四庫總目》存目之書，凡六千七百九十三部，幾及《四庫全書》之兩倍（《四庫全書》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一部），其中乾隆以前之清人著述，約十居四五。此類存目之書所以不入四庫，《四庫總目》凡例嘗明言之，所謂「言非立訓，義或違經」，或則「尋常著述，未越羣流」。然四庫館臣因其「流傳之已久」，不得不仍「准諸家著述之例，亦並存其目，以備考核」。乃《志稿》諸公，以爲「清儒著述，《總目》所載，掇采靡遺，《存目》稍蕪，校錄從慎。乾隆以前，漏者補之，嘉慶以後，缺者續之」。所謂「校錄從慎」，無非將存目之書，任意芟夷。然若不悉加甄錄，後人將何從考核。且所謂「言非立訓，義或違經」，此乃封建教條，不足以爲立言準則。其或離經叛道，不守漢宋家法而獨樹一幟者，允爲清學中之異軍，爲功爲罪，後世自有論定。《志稿》諸公，身處民國，仍以封建衛道者自居，其識見之偏隘，似猶在四庫館臣之下。據初步統計，四庫經部存目清人著述凡四百七十二部，未予甄錄者二百五十一部。其

中易類九十四部，書類十三部，詩類二十部，禮類二十二部，春秋類十八部，孝經類一部，五經總義類十四部，四書類二十六部，樂類十一部，小學類三十二部。經部如此，其他部類可以此類推。此二百五十一部裁汰之書，不乏宏篇鉅著，足以垂諸久遠者。即以提要內容相核，亦頗多平實之論。如王良《不菴易贊》二卷，謂「是書泛論《易》理，大旨仍主義理而不言象數」。張完臣《周易滴露集》四卷，「大旨取朱子《本義》爲主，而附以諸家之說，間亦附以己意」。劉紹攽《周易詳說》，「是書以程《傳》爲宗，於《本義》頗有異同，於邵子先天之說，亦不謂盡然，不爲無見」。喬大凱《周易觀瀾》不分卷，「此書每象爻之下，皆先列《本義》程《傳》，次列諸儒舊說，而以己意折衷之」。又如吳蓮《尚書注解纂要》六卷，「是書融會蔡氏《集傳》之義，於每節下先標指意，而各隨文句詮釋之」。王承烈《復菴詩說》六卷，「是書奉朱子《詩集傳》爲之，以攻擊毛、鄭，其菲薄漢儒，無所不至」。顧昺《詩經序傳合參》二十四卷，「大旨從蘇轍之說，以朱子《集傳》核其異同，而斷以己見」。徐鐸《詩經要錄》三十一卷，「是書以朱子《集傳》爲宗，而亦參取《小序》，大旨多本李光地《詩所》、楊名時《劄記》二書」。史部、子部存目諸書，亦大率類似。此類著述，豈能諉以「存目」稍蕪，摒棄在《志稿》之外。然則《志稿》所補乾隆以前、嘉慶以後之書，其去取別擇，任己所好，亦可以概見矣。《志稿》之所以收載不廣，實爲原因之一。四庫存目尚且如此，遑論視爲小道之章回演義，及斥爲俳優之雜劇傳奇。其可異者，《補編》增補缺漏，爲數不少，而獨於四庫存目之書，未加注意。設非武氏與《志稿》諸公氣味相投，又將何以自解。

二曰囿于主稿者之識力，不能明辨去取，廣爲蒐採。《清史稿藝文志序》論清人輯佚，以爲「哀纂之

功，無殊撰述」，頗爲有見。朱少濱於調整類目時，將輯佚書附於各類目之後，尤稱允洽。惟每種輯佚，限收一家，故失載之書，十恆五六。蓋清人輯佚，本起於漢學家之治經。自惠棟不喜王、韓《易》注而從事漢《易》，於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中刺取孟、京、鄭、荀、虞、干諸家舊注分家疏解，成《易漢學》八卷，後又擴而爲《九經古義》十六卷，將諸經漢人佚注益加網羅。惠氏弟子余蕭客用其師法，輯《古經解鈎沉》三十卷，所收益富。此實清代輯佚之嚆矢。然未嘗別標所輯原書名，體例仍近自著。雍乾之交，李紱、全祖望同官翰林，獲讀《永樂大典》，發現其中亡佚之古書甚多，相約抄輯。迨乾隆三十八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開四庫館，即以輯《大典》佚書爲言。四庫館既開，《大典》佚書，相繼搜輯，見於《四庫總目》著錄者三百八十五部，入存目者一百二十七部。從此輯佚之風大開。乾嘉而還，形成專門之學，從事輯佚者先後有王謨、孫堂、袁鈞、孔廣森、章宗源、孫馮翼、洪頤煊、陳鱣、嚴可均、張澍、臧庸、宋翔鳳、茆泮林等人，以黃奭、馬國翰爲大家。至晚清而有王仁俊。其他如畢沅、錢大昕、李調元、張宗泰、林春溥、張金吾、朱右曾、繆荃孫、王國維等亦不避艱辛，各有所成。而從事讖緯著作之輯佚者，則有王謨、劉學寵、喬松年、黃奭、殷正元、王仁俊等。於是周秦古籍、漢人經注、魏晉六朝人所著書，以及金匱石室之遺，得以復顯於世。此殆中國學術史上之創舉，非深通著述家法而殫精竭慮悉力以赴者不能爲。然《志稿》僅以四庫館及馬國翰搜輯者爲主，間及他家一二種以爲補充。《志稿》諸公，或以爲久佚之書，有此一家，已足流傳，無煩重出。殊不知諸家所輯，各自成書，互有短長，以彼易此，咸有未安。即以馬國翰所輯加以檢核，《志稿》脫漏者亦俯拾即是。以經部爲例，《易類》脫《周易子夏傳》、《周易孟氏章句》、《周易京氏章句》等十八種，《書類》脫